

往事悠悠

庄户酒

□崔启昌

种到松软地里的小麦种子长出半拃高的嫩苗时，老家一带的晚秋算是拾掇停当了。这个时节，早晚两头的风日渐转向由北往南刮。打眼望向坡野，深褐与浅灰成了主色调。覆盖在村子上方的绿毯一样的树冠们也纷纷向季节作别，留出空隙让叫人身热心暖的阳光没啥遮拦地洒泻在村里屋顶、街面、碾盘、井台，还有街坊邻居们的猪圈、牛棚、鸡舍上。

忙了将近一年，总算有闲下来歇歇身子骨的工夫了。太阳露红时，往村南梢儿的杨叔照例手执大扫帚，扫了院里扫屋外。收拾清爽后，杨叔脸上展露开几丝笑容。杨婶勤快且细心，给牛羊鸡鸭添食料时不经意转脸望向老伴，对视几秒，不禁也舒展眉梢抿嘴浅笑开来——相濡以沫四十年的默契让她明白，这个“老实人”，恐是又想喝庄户酒了！

老家人喝庄户酒起始那年兴于何月，没有谁专门探寻过。打我记事起，每到秋里的晌午时分，村巷里常常弥漫着酒香，这些盈含着辣丝丝的酒香味儿跟惯常的韭菜炒蛋、油炸果子仁（花生米）的香气，还有草木灰中煨咸鱼时泛出的咸腥气混搭在一起，往往逗诱得我们上小学的孩子连咽若干口水。及至到了壮年离别村子居于城里，季节一到，还是会想起老家的庄户酒。

杨叔实在、本分，在村里口碑极好。喝庄户酒，他也不“单干”，把自个儿打制的梧桐材质小饭桌往炕中间一搁，不长

工夫，招呼过的几位街坊邻居就陆续脱鞋上炕盘腿坐下来。杨叔洗脸、剃须、弹扫干净裤褂上的尘土草屑，便着急忙慌地一边泡茶续水、一边招呼杨婶端着烫酒。紧赶慢弄，两袋烟工夫，这庄户酒就开席了。

老家人喝庄户酒看似不怎么讲究，但从端盅到叨肴，再到喝茶、吸烟、嗑瓜子、拉呱，整个过程却很有道道。酒是散打的粮食酒，花不了几个钱，肴是自家园畦里种的大葱韭菜萝卜蒜，还有没怎么长成的卷心大白菜。“女掌柜”手起刀落，或斜刀切片或立刀剁丝。继而去鸡窝里摸几枚鲜蛋，朝盆沿儿轻轻一磕，等蛋黄蛋清跟切好的菜料在搅拌中交融到正好时，顺手翻盆儿往热锅热油里一倒，紧接着手执锅铲翻炒两三个来回……喷香的下酒菜未等钟表秒针转完两个圈，就热气腾腾地出锅端上桌面了。杨婶很是爱好，每回自己的“老实人”操持庄户酒时，她都手脚麻利格外勤快，酒肴炒好几个后，总愿意再炸上盘果子仁。

老家人喝庄户酒直白、单纯，没啥功利目的，不是有什么大事才聚到一个炕头上推杯换盏、长谈短论。庄稼地里边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甚至披星戴月忙活了近一年，预期的收成眼望着要装进天井、囤子，心里乐呵呀！一乐呵就自然想喝口酒。庄户酒酒席上，杨叔他们一端起酒盅，彼此的话也都不藏着掖着。不胡乱评判别人，不传乱七八糟的是非，也不指鸡说狗，

拉的都是庄户呱。倒什么茬口种什么粮，调什么畦子栽什么菜，养什么畜禽喂什么料，不听话的小辈该怎么调教，说地地道话，打庄户谱，横竖琢磨的都是过日子的事儿。

这些年，杨叔捣弄庄户酒，围坐炕上或围坐客厅圆桌周边的老街坊老邻居喝酒吃肴的时候，也常常聊起庄里的民风民俗，还有什么乡愁之类的话题。说到起劲的时候，彼此还会将着花白的胡须说起乡村振兴，甚至还能说起这个国、那个国的关系如何如何。

我搬到城里居住快四十个年头了，每年一有宽裕工夫，我都乐意回老家兜兜转转。秋种的时候回到村里，小时候闻惯了的酒跟酒肴的混合香气依然存在。过街走巷时，我深嗅着这缕缕弥散不断的气息，脚步往往会不由自主地移向村南梢儿，迈进昔日是草苫屋、如今翻建为白墙红瓦宽大房间的杨叔杨婶的家。两位老人早至耄耋之年，但精神矍铄。絮叨起喝庄户酒的事，杨叔总是笑声朗朗。

有次，在杨叔家天井里的梨树下坐定后，老人若有所思地对我说，他和左邻右舍的街坊们不管早年还是现在，常喝的庄户酒席纯粹、干净，没有什么歪心思，就图个乐呵、高兴哩！末了，杨叔又说：“到如今，我还喜好庄户酒这口，还喜好你杨婶弄的油炸果子仁。只是这牙不给面子，嚼这盘好看治不服它了……”

人间烟火

心归书所 只此清欢

□徐向

当我打开一本书，仿佛一扇门也被敞开。那一页页的字句，像一条条细腻的丝线，将我牵引到另一个世界。这世界或铺满花草，或弥漫云烟。

我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，心灵被点亮，灵魂被撼动。阅读，让我体验到一种独特的沉浸感，让我忘却疲惫、忘却喧嚣。我放松下来，沉浸在文字的海洋里，享受着这无与伦比的美妙。

在阅读的旅程中，我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“知识是由一本书接一本书积累而成的。”我喜欢阅读，它让我看到了自己，

让我发现和探索世界。在书籍造就的时空里，我不再孤单。我和书页融为一体，它在我的内心流转着，构成了我独特的心灵世界。

鱼离水则身枯，心离书则神索。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，也不是为了轻信和盲从，而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和权衡，阅读给我的启迪和智慧是无穷的。

坐在书桌前，我一遍一遍地读书，思考、品味、咀嚼作者的智慧，汲取经验和教训，领悟情感和人性。

书犹药也，善读之，可以医愚。书籍耐

心地教我如何拓宽眼界，如何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，让我不断成长和进步。



朝花夕拾

“加塞”的女孩

□李泽强

离房管中心下班还有半个小时，我拿起契税发票匆匆到一楼去复印。

这个点儿了，复印处依然还有七八个人在排队。我赶紧跟了上去，焦急地等待着。一会儿工夫，我身后又多了五六个人。

排在我后面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，看起来像个机关干部，文质彬彬的。他后面是一个中年妇女，染了红头发。也许是怕有人加塞吧，身后的那个男人和我挨得很近，我虽然有点反感，但觉得大家都很着急，也就没有多想。

正当我焦急等候的时候，忽然有人拍了我一下，说：“哥，还没办好呀！这里复印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？”我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和我说话的是一个20来岁的女孩，长得挺漂亮的。难道碰到熟人了吗？我在脑子里闪电一样搜索，可是对这个“妹

妹”竟然没有一点印象。但又不能置之不理，于是含含糊糊地回答道：“啊、啊，快了、快了。我也是第一次复印，还不知道是不是收费。”女孩又嘟嘟囔囔地说：“早知道有这么多人排在排队，我就在大厅外面找个地方复印了，不用这么麻烦。”我又含糊地说：“是啊是啊，这么大大个房管中心竟然只有这一处复印的地方！”

说话间轮到我复印了，我拿出需要复印的发票，没想到那个女孩竟然一直跟随在我侧后面，一边和我说话，一边也拿出来一叠材料，看起来也要准备复印。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，原来这个女孩竟然是个加塞的！她之所以叫我“哥”，只不过是为我加塞加掩护！我回头看了一眼前方的队伍，心里对她很鄙夷，暗暗骂道：“年纪轻轻的，别人都在规规矩矩地排队，你竟然加塞！没有羞耻心吗？”瞬时，那张

漂亮的脸也变得丑陋起来。

很快我的发票复印好了。我拿起发票，头也不回地到二楼税务窗口盖章。还好，时间来得及，一切办理妥当。

随后，我一身轻松地下楼准备回家。经过一楼大厅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刚才那个女孩竟然还在排队，而且还在队伍的末尾位置！我有点懵了，她不是加塞加到我后面了吗？怎么到现在还在队伍的最后面？离房管局下班还有不到10分钟，看这情形她肯定办不成事了。

正疑惑呢，有个人轻轻碰了我一下。回头一看，是刚才排在我后面的红头发女人，她悄悄地对我说：“同志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排队复印材料的时候，如果不是有个女孩故意挡在你后面，你的钱包早让你身后那个男的偷去了。我胆小，看见了也没敢说。”

琅琊放歌

时光的尾声

□正行

三更已过，五更鸡鸣
时光如泉水叮咚

更声里，油灯闪烁的窗外
河水消失在河流深处
落叶是月光下飘荡的小舢舨
一万朵花的舞台
虫鸣开始收敛温情的小夜曲

时光的尾声流水潺潺
蓝色的精灵出窍沧桑的翅膀
风雨四处寻找归宿
手搭凉棚的母亲
仿若一座冰清玉洁的雕塑

冬天的暖意

□贾永明

渐行渐远的秋色
用一场霜白为自己素描
西风硬，大地瘦削
阳光卸下部分温柔
落叶在弯曲的时间里开始漂泊

一阙秋词
在清冷的河水里
按不住自己的影子
天空有枯黄擦拭的伤口
也长出了新的云彩
夜色很深，风一吹就老了

蛰伏的秋虫
陶醉在落英的覆盖中
悄悄地融进一首诗里
静寂入意境

没有一只飞鸟衔回故事
枝丫一天比一天更有质感

石榴

□殷翠丽

立冬，风卷走薄凉的叶
空出一树石榴
大模大样地继续生长

我时常被它引到这里
看看它饱满的红
以及苍茫的黄
猜想它的母体
是否把酸甜当作幸福

有些石榴落地了
有些喂养鸟雀了
大部分石榴
是冬天里生动的勋章
它们的美被一再呼唤
成为校园绿植的选美冠军

我一直坚信
石榴是最适合校园的植物
它藏着万物的内心
像我们朴素的理想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